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千七百二十九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上

宋 袁樞 撰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朞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擣捕為鄉間所賤劉牢之擊

孫恩引裕參軍事

劉裕擊孫恩事
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候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 刘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

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至與玄遇玄衆
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 桓振
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
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為侍中車騎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讓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
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並見偽
楚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

事加領兗州刺史。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

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諭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
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
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間之穆之曰晉
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位重今日形
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
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
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呑噬揚州根
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

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
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
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贊入
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
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
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

戊石頭

五年春二月劉裕伐南燕

事見劉裕平南燕

初苻氏之敗也

王猛之孫鎮惡來犇以為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 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

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三月劉裕始受太

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
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
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
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
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

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
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
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
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
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
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為南
蠻校尉後軍司馬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
穆之代僧施為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

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輒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

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徙梁兗州刺

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已卯裕以
詔書罪狀殺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
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
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
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
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
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
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

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至冬十月已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

之欲出江津問劉充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
不見藩而見軍人擔鼓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
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
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
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
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
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
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

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
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
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
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閭拒戰鎮惡慮閭中自
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
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
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
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

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葬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間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說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

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
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
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
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
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
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
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
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參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

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
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 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
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
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
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
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

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間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

赦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

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

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治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

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

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

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

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

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

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効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閭闈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說方伯

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欵懷之士閭外無自信之侯
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
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
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
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
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
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
劉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

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婿振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達之等與魯軌戰于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達之死怒懸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忠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

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
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
造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
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
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
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
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閩中侯下邳趙倫之
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

休之等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
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問道
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
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
宣脩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
之救之不及遂與軌犇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
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

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犇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
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
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
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
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
曰據符識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
外猶綻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
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

脫如符讞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

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

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

將伐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夏五月癸巳加太

尉領北雍州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為

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

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

丁巳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上領

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太尉

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

魏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犇潰

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

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

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

事見劉裕
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

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爵淮南

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

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穆之卒

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太尉裕發

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

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

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咨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

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

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
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
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
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
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
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庶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
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

裕辭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

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

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

之汝穎間聚衆以謀復讐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

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沫謙往刺之楚之侍謙

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

刺之楚之果自齋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

出七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

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
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
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
十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 秋
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
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九
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
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

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
至建康

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
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
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
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
甚重之

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
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
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
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
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
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少過廣曰君為宋朝佐
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
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
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

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
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為王妃追尊
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
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
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
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
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
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

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
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
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
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
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
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歷為永初歷 秋

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立王太子義符為皇

太子

二年 初帝以毒酒一甌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
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
偉弟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
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
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
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
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
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

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
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
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
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
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
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

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

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
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
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
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
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
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
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
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

利益有一方結怨四鄰據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
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斛水
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
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
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
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
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

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
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
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
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
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
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攻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
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
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

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
豐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
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
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冬十
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
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
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
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

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圍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

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
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
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
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
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
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為斤等聲援 十一

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
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德司馬陽

瓊為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臯侯苟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

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閻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碭礎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消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

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
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
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
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
退散遂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
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
庾龍為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

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兵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退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罪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

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

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
魏人填其三重為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
大麻絇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
城轉隨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
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
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
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
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

如河內城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克東陽墮其城北三十許步司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

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已已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

司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

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

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

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

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

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

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

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已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充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

晦以失亡境土上表自効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

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

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

南南陽南頓新昌四郡以益豫州

冬十一月魏周

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

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群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

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
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
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
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五月帝疾
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
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
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

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
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
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
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
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贊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
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

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
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
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
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
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
負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
惡義真與靈運等遊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
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

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

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
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
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
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
殺之 夏四月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

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
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
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

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誠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

令數帝遇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
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為營陽王妃
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
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
門追者以門闕踣而弑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

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
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
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滅

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
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
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
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宜傳教命又有典
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士微寡嗣
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
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嗚
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傳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

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
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
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
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
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
義真於新安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
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
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

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
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綾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
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
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
心勿為辭責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
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其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
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
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

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博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
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
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
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
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
将来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
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
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

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
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
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
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
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
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
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
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

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
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
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
累旬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

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帝以上人羨之
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
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
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

戊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
建康庾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與蔡廓別
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
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
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
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
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
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

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
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
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
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
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
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
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

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秋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

十一月初會稽孔寧子為帝鎮西諮議

參軍及即位以寧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

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

女當遣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

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

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船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瞬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傳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

詔啟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
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
軍樂問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
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
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
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
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
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

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
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
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
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
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
敢受此言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
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
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

命超為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
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為帝
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
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
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
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
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為其過
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

驛犇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
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
行至西明門外謝疇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
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
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
乘馬犇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
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
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

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瞻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闕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囘復遣使告謝晦

以徐傳及矯等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
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
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搜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
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
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
誰敢非之豈得汙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
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
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

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遜為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 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

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
曰彼此共存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
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
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
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
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
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
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

傅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晦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

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帝疑
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
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
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
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
走遜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
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
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為參軍劉粹以

沙橋之敗告乃軌之於是誅晦爵遜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

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為

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

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為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 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

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
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
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
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

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内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

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

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
之入也景仁竇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
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
間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
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

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

夏四月己巳帝

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

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

曰引之令人入人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

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

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

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

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

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
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千祿由敬文閭淺上負生成
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
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帝
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 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
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
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

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已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闕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

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
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
為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
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 司徒義康專摠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
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
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

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
以下竝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
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當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
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
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
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
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
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

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
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
冬月嘆甘歎其形味竝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
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
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
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
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
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

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
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
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
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
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
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脩秀皆以傾諂有寵於
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
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

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答而脣秀
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
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
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
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
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為丹陽尹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
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
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

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脩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

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
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
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
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
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
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
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
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

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達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減皇后

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
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
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
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
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
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
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
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

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

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
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
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
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竝
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
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懼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
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
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

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
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
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
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
川王義慶為南兗州刺史 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

揚州羸疾遂篤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

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
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
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
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
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雋才而薄
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
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
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鉞鉞鉞

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

以善惡道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
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為龜鑑恐
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
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
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
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
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
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

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
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
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瘳也以太祖
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
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
之然乎張約墮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
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

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
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
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
識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
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
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
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曄
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

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
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
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
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
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
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
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
者皆國之後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

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
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
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
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
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
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
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包舉而有之豈可弃置而不
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

耳曇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弈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
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
乎曇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曇默然不應反意乃
決曇與沈演之竝為帝所知曇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
之先至嘗獨被引曇以此為怨曇累經義康府佐中間
獲罪於義康謝崇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
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曇求
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

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
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
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灑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
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識於是密相
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
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曇等投命
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滅質奉
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

康之旨諭衆暉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罔也暉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暉暉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暉置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暉暉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謗邪帝以暉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

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
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
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
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
恩且陳圖識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
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豐責曠
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曠本意謂大獄
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曠更有生望獄吏戲之

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曇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曇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曇母至市涕泣責曇以手擊曇頸曇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曇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曇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遂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

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
收籍曄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
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
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
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
朝而墮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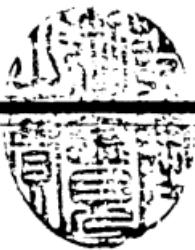
也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城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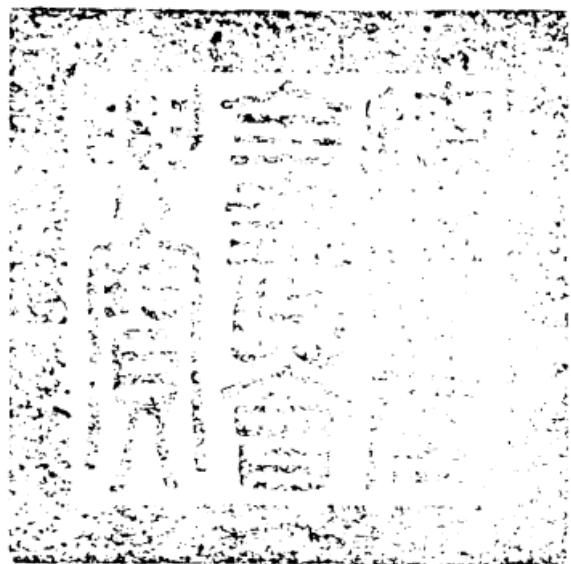
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十八年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爪步人情恠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

為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詹錄監生臣如雲